

小镇的篮球高手

南慕容

多年后我在电视上看NBA比赛,才知道他那个招牌动作叫“干拔”。我认为在篮球比赛中,令人眼花缭乱的扣篮和华丽的拉杆过人根本不算什么。我不否认,这两个动作体现了篮球运动的暴力美学,能引爆现场观众的热情,但在很大程度上,却带有作秀的成分。真正赢得比赛还是要靠稳固的防守和精准的投射。

他是化工厂篮球队的主力,也是化工厂仅有的几名大学生之一。在我的少年时代,物质并不富裕的人们精神生活却并不匮乏。小镇每年都会搞篮球联赛,参加的队伍有化工厂、生化厂等几家国营企业还有镇政府、派出所、信用社、邮电局、学校等单位。若没有一支像样的篮球队,人们都不好意思说是某某单位的人。那时候父亲是化工厂的工会主席,联赛周期又恰逢暑假,我得以经常以家属拉拉队的身份观看比赛。

化工厂队的球衣是白色背心,前后都写着号码和“化工厂”的字样。他的“5”号球衣令我想到一部谢晋导演的著名电影。我一开始在场上注意到他,并不是他精准的投术,而是他的“偷懒”。他个子不高,虽然皮肤白皙,却远远称不上英俊。由于穿着背心,我能轻易地从裸露的肌肉中判断一个人的运动天赋和训练水平,他手臂上的肉软软乎乎的,跟一些有着铁疙瘩般肱二头肌的篮球队员相比,他更像一只“白斩鸡”,但他居然是首发主力。他非但没有赛前的热身运动,到了正

式比赛时也极少跑动,几乎不参与防守,经常在三分区外溜达。几个回合下来,别人已经大汗淋漓,他却依旧闲庭信步。有了“白斩鸡”这样的队友,化工厂队不落后才怪呢。果然开场才5分钟不到,化工厂队一球未得,倒是让以高三体育生和体育老师为主的奉化二中队连续投中了5个球。场外嘘声连连,我转头看着拉拉队队长——我的父亲,他倒是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大着嗓门喊:“把球多传给5号!”

场上风云突变,球倏忽到了他手里,他运球疾进,左冲右突,虽然体力和个子都不突出,但娴熟的运球技巧让人高马大的对手很难拦截。到了三分区外,一个急停,对方防守队员的手几乎要碰到他脸上了,但他突然凌空拔起,双手一扬,篮球空心入筐。他连续投中几个三分球,化工厂队已是后来居上。对手开始如梦初醒,加强了对他的防守,不断采取犯规战术,但他的罚球更加恐怖,令人想起了例无虚发的“小李飞刀”。

那场比赛对曾拿过县冠军的奉化二中队来说,是崩溃的。他至少投进8个三分球,几乎以一人之力打败了志在夺冠的强队。

如今,我几乎忘了他的姓名,只记得那时正是古龙小说风靡校园的时候,我干脆就叫他“小李飞刀”。从言谈中得知他是绍兴人,几年前大学毕业分配到镇上的化工厂,快30岁还没有女朋友。我听父亲说,他并不是没找过女朋友,只是约会的时候也带着篮球,一边走路,一边运球。

少年人自然有英雄崇拜情结,我造访过他的宿舍,也试着求他

教我几招篮球技巧。他的宿舍凌乱,书桌上放着几个篮球赛优胜者的奖杯,四周贴满乔丹的画报,床对面的墙上装着一个篮球筐,床上堆满《篮球报》。他从床底下抓起一个篮球扔进筐:“哪有什么技巧,每天起床扔500个,睡觉前再扔500个。”不过他还是带我到球场上,简单教了一下运球和投篮的基本动作,然后给我一个篮球,叫我先琢磨着练,自己去了球场另一端。他双手运球,越来越快,球好像黏在了手上,在胯下钻来钻去,突然他运球到我这边,单手出球,应声入筐。不过他的体力似乎不行,稍微运动一下就有喘。“我读书时是校篮球队的,那时候满场飞奔,不知疲倦,后来受了伤,才改变风格。不过因祸得福,原以为我再也不能坚持篮球爱好了,却无意中成了一个神投手。”他说。

小镇的夏天,因为如火如荼的篮球联赛更加火热。在视集体荣誉为生命的年代里,人们想尽办法要在比赛中取得好成绩。小镇旁边是海军某部驻地,有些单位从部队请来“外援”,部队的篮球好手们,个个身高一米九以上,有些是从体校特招的兵,受过更专业的训练。有了强援的队伍,几乎所向披靡,视其他队伍如草芥。化工厂队虽然有“小李飞刀”,却是孤掌难鸣。对手通过凶悍的防守,割裂了“小李飞刀”与队友传球的线路,虽然他偶尔靠“干拔”还能得分,但大多数时候他在场上碌碌无为。

既然队友的球传不到手上,他索性扮演起控卫的角色。他一次次突入篮下,三步上篮,虽然身材不高、速度不快,但节奏掌控可谓炉火

纯青。对于化工厂队战术的调整,对手显然估计不足,缺乏应对措施。而当他们加强篮下防守时,“小李飞刀”却虚晃一枪,又运球到三分区外,几乎贴着防守队员的身子起跳,随着球的应声入筐,他重重摔倒在地。一次次跌倒,一次次“干拔”。多年后,这个美妙的身姿还经常出现在我记忆中。

关于那场比赛的胜负已经不重要了,也许是强敌激发了他的斗志,忘记曾经受伤的身体,不惜耗尽体力,他是场上得分最多的球员。比赛结束时,精疲力尽的他瘫倒在地,良久才在队友搀扶下起来。“小李飞刀”一战成名,城关和邻县的篮球队纷纷请他做“外援”。后来,他还代表县篮球队参加市里的职工运动会。那时候的国企举步维艰,人心涣散,有学历有技术的他是很多私企高薪聘请的对象,只要他愿意,随时可以到大城市工作生活,但因为小镇浓郁的篮球运动氛围,他选择留下。

过了几年,下岗潮来临,曾经辉煌的化工厂也难逃倒闭的命运。小镇的篮球联赛再也没有举办过,工人们自谋出路。“小李飞刀”回了原籍,再没有他的消息。原来的化工厂成了住宅小区,小区对面是文化广场,广场上有灯光球场,经常有热爱篮球的人在打球。偶尔我也去篮筐下凑热闹,捡漏投篮。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模仿他的“干拔”,但面对扑上来的中学生,我该如何向他们讲述遥远的夏天里,曾经生活着一群生龙活虎的人。我不是小镇的篮球高手,篮球高手就在对面小区——不,化工厂里。

乡下的田埂(三首)

原杰

和爱人一起走过村路田埂

和爱人一起走过村路田埂
当然是手拉手
只是我牵不住游云
爱人找不到大白鹅
一筐猪草压弯她童年的腰
一线纸鸢牵走我少年的愁
早些时我曾带孩子走过
拦不住一队蚂蚁从眼前爬过

更早时母亲领我走过
篮中野菜清香我的手

我也曾手插裤兜独自走过
只是忘了细节感受
要认真再走一次
是影相相随还是邀请日月同行
这个决定还没有考虑成熟

在老家的田埂上掉了一颗牙

想想娴静的梨早在二月
便失去带雨的日子
热情奔放的桃在六月
便失去刚粉红成熟的孩子
坚强执着的桔在九月
便劳累得浑身散了架子

便被抽去用力支撑的柱子
勤劳的小鸭立秋开始
便忙着寻找赖以活命的池子

想想去年还在摇曳金谷的山野
如今无声向太阳讨要苗子
百年老屋忍不住开口
向月亮打听梁下那对燕子
千年古村一直等到半夜三更
向星空搜寻白天刚被废除的名字

想想可爱的禾苗从春风开始
便要对付各种病虫害于
忠诚的篱笆从小暑开始

细数田埂上的脚印

雨后的脚印
很新鲜
跳过泥泞
总是凌乱不规则
里面套着牛脚印
羊的脚印

总是若隐若现
闪现月亮的脚印
星星的脚印

霜后的脚印
很晶莹
躲避阳光

雪后的脚印
很耀眼
拥抱远方
总是整齐有力
悄悄带上夜的脚印
风的脚印

我的语文老师

孙翰钦

这学期,小外甥女上小学五年级,语文老师每周给她们布置两篇周记。没过多久,小外甥女便为此犯难,某日竟找到我这个舅舅寻求帮助。

有机会帮到小外甥女自然很乐意,我把她拉到桌前坐下,尽可能多给她一些启发。在与她说话间,不禁想起自己上学时的语文老师。

第一任是李老师,从汉语拼音开始,教我习字组词造句,直到四年级时,母亲生了眼疾,什么也看不见,父亲带母亲在奉化求医看病。我家4个兄弟我最大,但也只有10岁。我要烧饭,亲戚们都叫我辍学带弟弟,我无法继续上学。这时,方老师一次次上门做父亲的思想工作,说:“我读好书,不读挺可惜,不能做新时代文盲。后来,学校讨论决定,我只上语数两科,上好这两科后就可回家,迟到早退没关系,不用请假。就这样,我读完了小学,考进大堰初中。”

方老师热衷于社会工作。万竹小学由原来竺家祠堂扩建,旁边就是原来的万竹公社,政府有什么事都找学校帮忙。1964年,上级要求打盲,方老师组织高年级同学,一人一户分下去,我分在万二村一户康姓村民家中。我每天晚上去他家打盲,这个村民很虚心配合,后来他的3个儿子都是我的学生。他教育儿子说,竺老师是你们老师,也是我的老师,你们要好好听老师的话。

征兵工作开始,方老师就组织我们放学的时候排队喊口号:“一人参军,全家光荣,适龄青年赶快报名参军。”秋收时组织高年级学生去递稻捧,那时候没有通讯工具、没有广播,方老师会拿着一个铁皮拗成的喇叭,到学校后面的小山坡上高喊,万一、万二、万三3个村都能听见。开学了,能听到“带好书学费、假期作业向班主任报到”;春耕开始,能听到“抓紧时间,种好水稻,季节不等人”;台风来了,能听到“大家做好防风防台工作”……

方老师从青年起就在万竹教书,直到退休。他把一生献给了教育事业,为山区培养众多人才。走到万竹,说起方老师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无人不说好。在教师节到来之际,祝方老师节日快乐、愿方老师健康长寿!

能得到老师如此褒奖,我觉得自己太幸运了。

进入中学后,那位脸蛋俊俏有着一双大眼睛的朱老师,宣布“废除”周记。还没来得及欢呼雀跃,她就抛出了一个陌生的名字——随笔,还是每周两篇。唯一不同的是,朱老师没有字数要求。但我们都知,不可能太少,如果和小学生的水准差不多,肯定交不了差。

说起这随笔,因为多了一个“随”字,好像就有点随便的味道了。可我骨子里却很喜欢这个名字,仿佛似曾相识。为着这个“随”字,多少个深夜,睡眠惺忪的我奋笔疾书,把心中的情感付诸笔尖,那是我头一次真正品尝到了“随”字之意味犹未尽。也是由于这个“随”字,我开始跳出之前惯用的写人记事的套路——我现在比较喜欢的一种文体,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

从中学起,我的写作语言渐渐脱离曾经幼稚稚嫩的笔调,喜欢引用大家的名言诗词,譬如苏轼、李白、毛泽东等。我喜欢那种清爽简约、豪迈大气和温文尔雅。我开始学着把自己的情感深藏于文字底下,果不其然,常能得到朱老师的肯定。可以这么说,初中时期的习作,对我以后写作道路的影响是最关键的。所以,年轻漂亮的朱老师,也曾是我最喜欢的老师。

小外甥女的求助,勾起了我很多美好的回忆,有我的文字,更有那几位栽培过我的语文老师。今天是教师节,各位老师,如今你们都还好吗?



华灯初上 滕海波 摄

方老师,教师节快乐

竺建国

方元芬老师是我的小学老师,今年97岁。去年春节,我同区退教协会大堰分会会长王月夫、副会长叶祥才一起去看望了他。

看到我们来了,坐着的方老师马上叫儿子扶他起来,面前拄着一把椅子作拐杖,儿子搀着他的胳膊慢慢移过来,笑眯眯地仔细打量着我们,含糊不清地叫出了我们的姓名。说话不清楚啦,耳有点聋了,但头脑相当清醒。

方老师退休前一直在万竹教书,担任教导主任、毕业班把关老师,教语文。他教学可认真了!上课的时候全心投入,声情并茂,重点是他的姓名。说话不清楚啦,耳有点聋了,但头脑相当清醒。方老师退休前一直在万竹教书,担任教导主任、毕业班把关老师,教语文。他教学可认真了!上课的时候全心投入,声情并茂,重点是他的姓名。说话不清楚啦,耳有点聋了,但头脑相当清醒。

写了在试验田里,结果作文不及格,这个题目是要求我们写考试时的心理活动。“作文要认真审题”,方老师反复叮嘱。

方老师一心扑在教学上,一周7天,他都住在学校里。那时候我们读书5天半,休息1天半。我家就在学校旁,休息时,几个同学就溜到学校打乒乓球。方老师伏在桌上,戴着老花镜在备课、批改作业,多么专注认真,连我们从他背后走过都不知道。作文发下来时,红笔改满了符号,旁边、后面都有批注。有时操场上放电影,他也在昏暗的灯光下备课。学校礼堂的黑板报政治时事版块,是他包的,每周一期。每当“六一”表演节目,他辅导的三句半小品是拿手好戏。我读六年级时,他把《半夜鸡叫》课文中的内容搬上舞台,康某某同学演周扒皮,我们四五个同学扮演长工。听到周扒皮的鸡这么早就叫,长工怨声载道,见到周扒皮头钻进鸡笼学鸡叫,我们对周扒皮一顿痛打。

方老师关心每一个学生,对学生一视同仁。有学生交不起书学费,方老师会替他交;有学生没吃早饭,他会买来大饼油条;有学生因病因事没来上学,他会上门家访……我读四年级时,母亲生了眼疾,什么也看不见,父亲带母亲在奉化求医看病。我家4个兄弟我最大,但也只有10岁。我要烧饭,亲戚们都叫我辍学带弟弟,我无法继续上学。这时,方老师一次次上门做父亲的思想工作,说:“我读好书,不读挺可惜,不能做新时代文盲。后来,学校讨论决定,我只上语数两科,上好这两科后就可回家,迟到早退没关系,不用请假。就这样,我读完了小学,考进大堰初中。”

方老师热衷于社会工作。万竹小学由原来竺家祠堂扩建,旁边就是原来的万竹公社,政府有什么事都找学校帮忙。1964年,上级要求打盲,方老师组织高年级同学,一人一户分下去,我分在万二村一户康姓村民家中。我每天晚上去他家打盲,这个村民很虚心配合,后

三味书店 · 您的精神家园

关注我们
时刻掌握三味好书推荐
三味讲座/新书发布等活动
订阅号内微店上线
足不出户,送货到家



三味书店
SANWEI BOOKSTORE

宁波三味书店有限公司

地址:宁波市奉化区桥东岸路175-195号
联系方式:0574-88571555 88881168